

妙法



佛教・文化・藝術



第四十六期・2012年3月 逢單月發行 內明出版社出版 非賣品

修智大和尚談：金剛

青楓：佛教裡一本重要經典：「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」，既以「金剛」兩字作經名，顯然這「金剛」兩字十分重要，但全本經文可又沒有解釋「金剛」兩字，究竟是什麼原因呢？

修智：對這本經「金剛」兩字的解釋，一般都放在金剛這物質的堅硬上，比喻說這本經所講的道理像金剛石那樣堅硬，甚至說金剛是「不為所破，能破萬物」。這樣的比喻，我認為有對的地方，也有不足之處。什麼樣的「東西」才是最堅硬呢？

青楓：我以為，凡有形的都不是最堅硬的。

修智：就是這樣。所以「金剛經」金剛兩字，如果解作堅硬物質，我認為是並未完全表達出它原意。請問，世上不為所破的事物是什麼？

青楓：虛空。無邊無際，無始無終，似包羅萬有，但又好像什麼也沒有。我們常說的仁者無敵，我都沒有樹敵的念頭，既沒有「敵」，不就是天下無敵了嗎？所以，「我」都空了，這即是清淨，原來「空」才是真正的「金剛」。

修智：談到這裡，大抵我們便明白「金剛經」的核心內容講的就是一個「空」字。所謂「空」，是指平等心、無分別心、無執著心。這個「空」字，我們一定要清清楚楚地把它弄明白，否則容易墮入「斷滅空」。所謂「斷滅空」，那是認為什麼也沒有了！倘若有這樣看法，則會不再去講事物的因果。這「斷滅空」又名邪見。

青楓：金剛經裡那一句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「無所住」即是「空」了。當年六祖惠能那句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台；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，不是「空」得很不錯嗎？五祖弘忍又為何用鞋底把它擦掉？

修智：後人的理解，認為弘忍生怕別人看到這偈語後謀害惠能，所以擦掉。我看，更大理由是弘忍大師恐怕其他人看到這偈語後祇會側重於「空」的一面而出現偏差，那就容墮入「斷滅空」去。其實，我們可以把神秀與惠能這兩

學問的生命力

在書店裡，看到中華書局出版的一本書，淡黃色的封面，一雙線條簡潔的拈花之手，一下子便使我們聯想到佛陀說法拈花微笑的故事。

書籍封面的設計，說簡單其實絕不簡單，越簡單而又越能說明問題、吸引注目的話，這就是專業。

這本書的封面，一雙手之下便是書名——「修智大和尚談妙法」。

今時今日，我們談經論道，重要的是如何與時並進，既保留珍貴的傳統智慧，也必須切合時代所需，這就是學問的生命力！



首偈語互參着來看，這就比較完好，神秀講的是「有」（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台」），照這樣理解而修行起來，則對修福修慧有幫助，所以弘忍便着門人跟着神秀的偈語修行。

青楓：無疑弘忍大師用鞋底擦掉惠能偈語，其重大原因是恐防其門人未到這層次而看了可容易墮入斷滅空，當然也不排除當時的氣氛環境，恐防別人嫉忌心起而不利於惠能，若沒有那種情勢，也用不着暗中傳衣鉢而着惠能漏夜離去。

修智：弘忍大師當然曉得惠能本身已有相當水平，祇差一線便能開悟了，所以當惠能聽到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時便一下子開悟。所謂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便很明顯地說出並非什麼也沒有

的完全的「空」，在諸法空相之中，仍然需要發菩提心，修福修慧。在相對而有的事相中，不起分別心、不起執著心，這樣才是真正清淨。「心經」裡說：「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」，這就不起分別心、不起執著心。以平等心、以智慧對待利衰毀譽稱譏苦樂，所謂「八風吹不動」，到了這無所求而又澄明清澈的時候，你說這不就是金剛嗎？正如金剛經云：「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」及「無法相、亦無非法相」；亦如大涅槃經中說：「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。」去除相對而有的種種事相後，才能得絕對而有的安樂。

「有朋自百忙中來，不亦樂乎！」



「有朋自百忙中來，不亦樂乎！」這天，相約到來妙法寺的幾位友人，都是大忙人，特別是聯合出版集團總裁陳萬雄博士，他匆匆的來，又匆匆的趕回去開會。其他的友人，包括李嘉誠慈善基金會董事洪小蓮女士、「健康工房」創辦人吳紀嬋女士，以及兩位中草藥專家李寧漢教授及劉啟文博士等等。

也許讀者諸君好奇，這一眾人等相約到妙法寺，所為何事？

原來，修智大和尚一心要把這個「妙法寺園林」打造成「佛門園地」，既栽種與佛教有關的花果樹木，特別是一些稀有品種，也同時希望栽種與佛醫有關的中草藥。我們的萬佛殿裡也正好供奉着藥師如來。藥師佛不但醫治人們的身體病痛，也同時關注着人們的心靈。

陳青楓總監把一眾友人邀來，與修智大和尚共同商談這一個美好願景——

把妙法寺園地建造成一個佛門園林，一併讓廣大信眾認識佛門醫藥。

說起來有趣，修智法師與李寧漢、劉啟文及吳紀嬋女士（她也是胡秀英教授的學生），不論在會議室，在園林，在齋堂，大家談到中草藥的栽種，滔滔不絕，交流甚暢，這一次真是「行家遇上行家」了。

商務印書館早已編寫出版了「香港中草藥」八大冊，這是他們的董事長陳萬雄一手策劃、由李寧漢先生主編。今年是商務印書館成立一百五十周年，也把修訂這套「香港中草藥」專著作為重點慶祝項目。這次友人相聚妙法寺，還包括了商務助理總編符俊傑及宣傳推廣經理馬穎妍，對推廣中草藥同樣是有人心也！

且讓我多介紹兩位：健康工房的副行政總裁彭靖淳及文化發展總監蔡耀明，這兩位年輕人在中藥、佛藥有充分認識的吳紀嬋女士帶引下，將會有一番作為。

本刊記者阿妙

一串串的熱鬧 一朵朵的 「傲氣」

前些日子，有朋友問起：「此際妙法寺有什麼花在盛放呀？我想趁着新春假期往看看！」

細想一下，未有什麼特別的品種在開花，桂花當然仍然香氣襲人，而每年新春期間「炮仗花」倒垂在圍牆上，一串串像紅炮仗那樣，熱熱鬧鬧地盛放開來，增加了一派喜慶洋洋的熱烈氣氛——這是妙法寺園林的一個新春特景。

茶花，在二月份這些日子也陸續地綻放，既有含苞待放的，也有孔雀開屏那樣盛放起來，紅的、粉紅的、白的……妙法寺栽種了不少茶花，所以，此刻的紅紅白白也是熱鬧一景。



倒有三幾株冬梅，靜悄悄地在一一些角落裡生長著，真不知是不是為了配合它的冷艷？那細小的白花，分布在枝頭上，上午，暖暖的陽光照射下來，那份特有的氣質便顯露出來了。

看着這幾株冬梅，我們會感受到：為什麼人們總喜歡歌頌傲雪寒梅。

能夠呈現出那份高潔的傲氣，這比花香還要香。

文：晶晶 圖：文文



婆伽婆

諸佛世尊功德無量，稱號亦無量。

婆伽婆Bhagavat：婆伽言德，婆言有，譯為有德。婆伽名分別，婆名巧，名為巧分別諸法總相別相。婆伽言名聲，婆言有，是為有名聲，無有得名聲如佛者。



轉輪聖王、帝釋諸天等無有及佛者，何況諸餘凡庶！轉輪聖王沒在生老病死苦海中，佛已登覺岸。轉輪聖王處在無明暗中，佛處第一明中。轉輪聖王統一四天下，佛領無量諸世界。轉輪聖王于財自在，佛于心自在。轉輪聖王貪求天樂，佛于有頂樂尚不求。轉輪聖王從他求樂，佛內心自樂。

婆伽名破，婆名能，能破淫怒癡故。

阿羅漢及辟支佛雖破三毒，唯習氣未盡。譬如香在器中，香雖去，餘味仍在。又如草木薪火燒煙出，火力薄故，炭灰不盡。佛三毒永盡無餘，習氣亦永盡無餘，火力猛故，一切皆燼無餘。

諸天供養，散眾名花，讚歎佛德，佛不以為喜；婆羅門女帶盂謗佛，亦不以為憂。天王獻食，百味具足，不以為悅，佛食馬麥，亦無不悅。利衰毀譽稱譏苦樂，八風事中，心無有異。猶如金剛，莫能所動。

（《大智度論》研習之十）

釋修智（妙法寺住持）

龍女疾速成佛



『有娑竭羅龍王女，年始八歲，智慧利根，善知眾生諸根行業，得陀羅尼，諸佛所說甚深祕藏，悉能受持，深入禪定，了達諸法。於剎那頃，發菩提心，得不退轉，辯才無礙。慈念眾生，猶如赤子，功德具足，心念口演。微妙廣大，慈悲仁讓，志意和雅，能至菩提。……爾時龍女有一寶珠，價值三千大千世界，持以上佛。佛即受之。龍女謂智積菩薩、尊者舍利弗言：「我獻寶珠，世尊納受，是事疾不？」答言：「甚疾！」女言：「以汝神力觀我成佛，復速於此。」當時眾會皆見龍女，忽然之間變成男子，具菩薩行，即往南方無垢世界，坐寶蓮華，成等正覺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普為十方一切眾生演說妙法。』——《妙法蓮華經·提婆達多品》

法華會上，接着於此開示有所謂的「順緣善知識」。

文殊師利菩薩一向在大海娑竭羅龍宮演揚實相妙法，教化無量眾生，因智積菩薩請問若修行本經妙法，能否疾速成佛？乃為舉述龍女由善知識順緣教化，受持本經，速得成佛的本事。

娑竭羅龍王之女，年雖僅八歲，因為宿植德本，智慧利根，悉能受持諸佛甚深祕藏，善能深入菩薩禪定，通達諸法。於一剎那頃，發無上菩提心，證得不退轉地，辯才無礙。因視眾生，猶如赤子，以慈仁和雅之心，親口宣演此微妙廣大教法。由以具備以上功德，故能得至菩提。

爾時龍女忽然蒞臨法會，先禮讚二如來，再以一顆價值三千大千世界之寶珠獻佛，以作供養，佛陀即予納受。此一獻珠佛受之事，已是甚為疾速，而龍女示現成佛，則更比此事為快。

當時與會大眾，皆見龍女忽然之間變成男子身相，具足菩薩萬行，即往南方無垢世界，坐寶蓮華，成等正覺，示現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普為十方一切眾生演說大乘妙法。

獻寶珠喻將本具之清淨如來藏心，於一剎那間顯示佛前。即獻即受，喻即悟即證。因此，龍女疾速成佛，譬喻如於本覺中一念相應，當下即是，頓悟成佛，原非難事。此段正以顯示本經大乘妙法攝受眾生入於佛智的不可思議。

上來二品，多寶如來為過去佛果、釋迦如來為現在佛果、龍女為當來佛果。三世佛果，均於此二品中揭示無遺。

（《妙法寶藏》之四十六）

釋素聞（妙法寺秘書）



泥中蓮花

在古代的日本，階級門第的觀念比較嚴重，貧窮的農民曾被視為「賤民」，連出家都受到限制。

有位無三禪師，出身於「賤民」階層，但修行十分出眾，於是被寺院中同人推薦為住持。舉行升座儀式的那天，突然有人在大殿中站了起來，大聲指着法壇上的無三禪師，嘲弄說：「出身賤民的和尚，怎能當住持啊！」

這樣，莊嚴的升座儀式被迫中斷，大殿中一下子變得鴉雀無聲，大家都不知所措。面對這突如其來的發難，無三禪師笑了笑，從容不迫地回答了四個字：「泥中蓮花。」

此語一出，大殿上的僧俗二眾均大為讚嘆不已。那位發難的人也張口結舌、無言以對，不得不佩服無三禪師的智慧與修為。

事後，有些學僧向無三禪師請教「泥中蓮花」的含義。他這樣回答：「無論富貴或貧賤，每個人都有追求真理的權利。貧窮只能使無志者沉淪，卻能使有志者升華。」

是的，佛陀出生與成長於以種姓及階級制度根深蒂固的印度社會，畢生提倡眾生平等、不起分別心。佛陀的大弟子中，既有富人和貴族，亦有賤民和奴隸出身的僧侶，均一視同仁，有教無類。因此有人認為佛教是最有平等心的宗教。

李焯芬（香港佛教學院院長）



無樹的菩提

經常遇到這樣的問題：「明明這就是菩提樹，怎麼又會說『菩提本無樹』？究竟菩提有沒有樹？……」

遇到這問題時，我們也許會比較簡單地解說：「沒錯，是真有菩提樹，不是都記載說：『釋迦牟尼是在菩提樹下成道的嗎？』」另一方面，菩提兩字又解作『覺』，是覺悟之意，所以，你從覺這方面來理解，則菩提的確又是『本無樹』。」

至於「菩提樹」一詞，大抵是佛陀在這樹下覺悟成道的，所以這樹便順理成章稱為「菩提樹」，它原名「畢鉢羅」。如果不把畢鉢羅稱為菩提樹，說它是「覺樹」、「道樹」、「佛樹」、「思維樹」也可以，事實上它也的確擁有這樣的別稱。

讓我們沿着惠能大師這「菩提本無樹」的偈語想開去，倒也覺得這是別有一番意味深長的深意存焉——既然「菩提樹」是借用之名，則它本身不是「真有」，它祇存在於我們的思維裡，並不是真正物質的「樹」。

神秀大師的「時時勤拂拭」，指的是真正的「菩提樹」（他的偈語說：「身是菩提樹」），這是指我們擁有的「色身」。

禪宗總是強調一個「空」字——五蘊皆空，則「色身」不過是一具皮囊，一如我們看佛像，木雕也好，銅鑄也好，這種人間色相祇是作為導引，通過這形相的觀照而反射到內心世界去，所以「金剛經」說：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！」

五祖弘忍大師對當時神秀說：「你祇到了門檻，還未窺見到真理。」即是仍在「色身」上兜兜轉轉，祇是登堂，仍未入室。

能夠登堂入室者，惟「心無所住」的惠能，——他是「無樹的菩提」！

（有些事情總覺得有點玄妙的，譬如我寫這篇「無樹的菩提」，寫到引用「金剛經」裡那句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……」為避免出錯，拿起桌面上那本近寸厚的「金剛經演義注解」查查看，隨手一翻，打開那一頁正是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……」當下也嚇了一跳——誰「人」知道我正要看這一頁呀！）

陳青楓（妙法寺文教發展總監）

「佛詞」簡介

無盡藏

朋友問起：「無盡藏」作何解？

我首先更正曰：「無盡藏」這個「藏」字，不作「收藏」解，不讀「床」音，它讀西藏之「藏」。這裡的「藏」是「寶藏」意思。

在佛語裡，「無盡」兩字是經常被採用的，譬如「無盡燈」、「無盡海」以及「無盡財」等等，那麼，「無盡」兩字本身作何解呢？

維摩經菩薩行品曰：「何謂無盡？謂無為法。」即「無為」謂之「無盡」。那麼，有為便是有盡了。看到一些注釋說：「有為法有三相，（三相：解脫相、離相、滅相。）故有盡；無為法無三相，故無盡。」因此，「無盡」也可以說是「無相」的別名。

「無盡藏」這佛語，便解作「包含這無窮無盡的廣闊之德」。

不可得

不可得，照一般漢語字面解，那是「不可以得到」，但佛語中的「不可得」是「空」的意思，「諸法不可得」，即是「諸法空無」。

我們也經常聽到一句話語：「三世心不可得！」此來自「金剛經」，經曰：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。」此「三心」為什麼不可得？

一、所謂「過去已成過去，」此心如何得？

二、「未來心」呢？既是未來，那是尚未發生，你如何得？

三、有關「現在心」，「金剛經」裡最經典一句是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我們現在這心既無所「住」，都「空」了，你得什麼？

非時與非常

非時，照字面解，即是「不是時候」，譬如說「開非時之花」，意謂「不在正常開花的日子裡開花」。但佛語裡，「非時」則是指日中以後的時間。（晨早至日中，稱為「時」。日出時分，天開始明亮；到了中午陽光至為猛烈，是最為盛強的時候，盛強便是「時」的最高峯。中午過後，便開始慢慢由強轉弱，這時便稱為「非時」。「非時不食」，即是「過午不食」。

從「非時」使我們想到「非常」一詞，此亦是佛語。所謂「非常」，即是「無常」，隨着時勢不同而一些佛語便在日常生活中起了變化，譬如「非常」兩字，已解作「十分」、「十分出色」便稱為「非常出色」，這已與「無常」無關。

「安詳禪」

有沒有聽過「安詳禪」？

其實這是為了適合某些「程度」而設的「簡易法」。它很簡單，求心之所安就是了，做每一件事，都要問心無愧，也都要有基本的責任。

如果你說，這「安詳禪」不就是我們做人處世都應該有的基本態度嗎？是的，說的沒錯。禪的宗

旨，本來就是這樣，無必要得弄深奧莫測，玄之又玄。

我們也可以這樣理解：一切的禪法，都是從「安詳禪」開始。你內心不平和、不安閒的話，如何修禪？——修禪，無非是求心之所安吧！

天堂地獄，存於一心！

哪裡是天堂？哪裡是地獄？

真有這麼兩個地方嗎？不僅是佛教，其他宗教，甚至是民間習俗，都有天堂地獄之說，我們常說的「打入十八層地獄」，且還煞有介事地一層一層的分說起來。至於天堂，在佛教裡說的就是「西方極樂世界」，這極樂世界的美好，在細緻描寫下，比天堂還要天堂，十分的令人嚮往。

到目前為止，我還未能真正體會到「天堂」與「地獄」這兩個地方究竟是怎樣的？那麼，就姑且把這兩個「名詞」作為「形容詞」來理解吧！

佛經裡有一句「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獄！」天堂與地獄便是一念之間的轉化。何謂「念」？拆開來看便是「今」與「心」的組合，是天堂還是地獄，都是此刻存於一心。

無始亦無終，無此岸也無彼岸，好與壞（天堂與地獄），都是心之轉變。

天堂在哪裡？天堂在地獄裡！

地獄在哪裡？地獄在天堂裡！

天堂與地獄在哪裡？

——在你心中！

活在當下？ 不夠！

今天，我們對「活在當下」這句「佛語」，已牢牢的印在心中。

這當然是很好的取向。對佛教徒來說，很多時會講「前世」與「來生」，有一句俗語有趣：當看到有人做出不好行為時，往往會聽到旁人說：「真係前世唔修！」即是說前世沒有好好地修行，所以今生便做出此等不良行為！這就是「因果」。在太多人講「前世」、「來生」的情勢下，我們便特別強調「活在當下」，「過去怎樣怎樣、將來如何如何」都不必「太着意」、「太緊張」，重要的是「活在當下」。存在的這一刻才是最實在的，我們慶幸自己能夠活在當下，一分一秒活生生的活着。

有人說：能夠活着便是最大的幸福！

要這樣說也未嘗不可，但重要是看我們怎樣的活着。懂得珍惜這活着嗎？看到有些人一臉愁苦，甚至有「生不如死」的感覺。這樣的「活在當下」並無意思。造成這樣「愁苦地活在當下」，固然有很多客觀因素，譬如工作環境、身體欠佳，但這一切其實都可以打從心裡改變過來的，所以我強調：「活在當下」不夠，還得好好地珍惜這活着，不斷地自我完善，以求「活好當下」！

對，把當下活得好好的，這才重要！

修福與修道

何謂「修福」？我們供佛供僧，做善事，都屬於修福。「修道」呢？此道不同彼道，不是道教之道，而是指道理，即佛理也！

六祖惠能有頌曰：「迷人修福不修道，祇言修福便是道……」很直接很清晰，的確，自一開始，一些學佛念佛禮佛的佛子們，都很重視修福，但對於學習佛法卻不放在心上，又或者從根本上出錯了，本末倒置了，正如惠能大師言：「祇言修福便是道」。

修福固然重要，但修道更為重要，你明白了道理，才能真正地體會到個中的對錯。從修福去體會修道，也可以得到效益。但顯然地這效益不會怎樣大，一如我們向前平視，你可以看到一定的距離，但如果站高一點，從高處望去，甚至可以遠眺的話，是不是視野更廣闊呢？這譬喻其實也有偏差，可不是層次、高低的問題，可以這樣說：如果「道」修得好，則會更好更大地做修福之事。

惠能大師這頌言的第二句便進一步地說明問題：「布施供養福無邊，心中三惡元來造。」所謂「三惡」，指貪、瞋、痴，你修福不修道的話，則事理不明，三惡仍在，所以，先明白事理至為重要。

——又一次想起那沒有文化的「文化大革命」，有人鼓吹：「理解要執行，不理解也要執行！」這是什麼？這是盲從附和，不把人視作「人」而祇視為一群附從之「物」。——「不理解也要執行」也就等於「修福不修道」，你即使執行了也依然不明所以，仍然是「一舊雲」的，對你的思想本質壓根兒沒有認識改變！——除非你刻意瞞蔽，藉此愚民。所以，還是說回那一句話：「修福重要，學習佛法更為重要！」

設計則師袁頌雅 看 ——妙法寺綜合大樓

建築師蔣匡文先生在接受「香港佛教」雜誌訪問時，讚揚修智法師是一位有遠見的出家人，建造妙法寺綜合大樓，把佛教文化的過去與現在融匯一體，從現代環保觀念出發，但又不離佛教的傳統精神。

能夠營造出這樣一座具現代感、具時代氣息的佛教建築物，修智法師與建築師蔣匡文的共同努力，兩人心意合一，具同樣的理念才能成事。

也正因為這座矚目的現代佛教建築物，引動了不少建築師的興趣，特別是年輕一代的建築師，他們以欽羨的目光來觀賞這座「前衛佛殿」，設計則師袁頌雅便是其中一位，新鴻基有一座住宅大廈是在藍地大街附近，這座新廈便正由米高——袁頌雅負責設計，因此，他經常到藍地而又接觸到妙法寺。

用「欽羨的目光」來形容他對妙法寺新樓的看法，最主要原因正如我日前跟他談論起來而聽到他說的——我們做建築的，最希望是什麼呢？是能夠充分發揮想象力，把自己的建築理念放在工作上，可惜，香港畢竟是一個人口密度集中的地方，人多地少，建造樓宇是自然地從實用價值出發，想象空間便受到限制，我們所能做的，是如何盡可能在這有限空間去融入自己的一些理念，在這客觀條件下，把兩者結合起來。

對於這位成熟穩重的年輕建築師，我是認識多年了，他是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建築系學士，回來後參與過多項大型建築，包括元朗原築住宅發展，以及澳門美高梅金殿酒店及賭場等等。他說：「在香港，搞大型項目而又能讓你發揮天馬行空式的創意，幾乎是無可能之事，不過，退而



思其次，在有限的空間裡去策劃一些具創意的建築物，還是可行的，這也是目前在香港做建築必須面對現實取向。」

大抵是出於這樣的心意，我們便可以理解到今天的建築師為何對妙法寺新樓帶出欽羨的目光。在欽羨的同時，也請注意一點：由於學建築的大多是從西方的一整套的學習而來，如果與此同時多接觸中國文化以致東方文化，把兩點融合一起，那產生出來的效果將會更好。

本刊記者 阿妙



香港長沙灣青山路483號商業大廈設計

袁頌雅

學歷：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建築系文學士（B. A. HONS）

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建築系建築學士（B. ARCH）

專業資格：英國註冊建築師（APB）

英國皇家建築師學會會員（RIBA）

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員（HKIA）



林湖奎

——在傳統中發展自己



林湖奎家居客廳擺放著的，正是高劍父先生的書法。

正導引着我們作再深層次的思考。

林湖奎畢生也在追求自我完善的筆墨，他早年跟隨趙少昂先生，後來還跟梁伯譽習山水。之後他便一邊授徒一邊在作更上層樓的追求。他承繼了趙少昂老師那種帶嶺南畫派特色的華麗色彩，最重要的是他筆下並沒有「甜俗」，無論荷花還是一眼看去便曉得是林湖奎的「雪中鶴舞」，都在趙少昂老師的基礎上發展了自己，這些年來，他更進一步地寫金絲猴以及波斯貓，這些作品已經可以看出是「很林湖奎」的了。他說：「我對波斯貓、金絲猴以及鷺都經常接觸，翻覆研究它們的神態，研究用國畫筆觸去表現，包括如何由繁化簡，這些都是我平日關注的課題。再說，我們也不好厚古薄今，你可會覺得，今天我們寫人物其實已比古時畫家所寫的，進步多了！」這點我很同意。林湖奎進一步

曾經與林湖奎談到「國畫大師」問題，當時我說：「自我老師楊善深走後，我再想不到當今有哪一位可稱國畫大師！」

湖奎兄想了一會補充一句：「你認為吳冠中如何？我倒認為吳冠中先生在當今可以稱為國畫大師。」

當時吳先生尚健在。我可想不到林湖奎會把吳冠中放在國畫行列的，這說明了湖奎兄並不像某些「固執傳統國畫人」，他是與時並進，真正地把國畫與時代聯繫起來。的確，吳冠中先生屬當代國畫大師而當之無愧，我個人便十分欣賞他的革新精神，在革新的同時也蘊藏着豐厚的民族色彩，並不像一些趕時髦的「標奇立藝」。吳先生個性強烈的作品，會真

說：「我喜歡吸收人家長處，你的老師楊善深先生，我便十分喜歡。」

有畫友曾對我說：「你有沒有發覺林湖奎的畫，有些地方在寫法上是吸收你老師的！」我認為不足為奇，他既然喜歡便自然會受影響。這是好事而非壞事。



前些日子，我在林湖奎的畫室看到他好幾幅近作，隱隱然，看到他今天的動物畫都有高奇峰先生的影子，這是他的師公了。我們一提起在香港藝術館裡高奇峰的那幅「雪猴」，便禁不住又興奮地談論起來，可見，話逢知己，人生一樂也！



黃小雯的 大刀潤斧

寫畫，有兩種形態，一是精描細寫；一是大刀潤斧。要注意的弊端在哪？精描細寫者，容易陷入「濕碎」，有所謂「小家氣」也！「大刀潤斧」呢？容易給人一個粗枝大葉的粗疏之感。如何取捨？其實我們寫畫

的同道都曉得，一切在乎分寸而已。分寸把握得好，便不會有上述弊端。

留意黃小雯的畫，就是一直在留意她的「大刀潤斧」。她的山水，無論是樹，是山，是雲彩，又或者是

石綠的點染，全都是「大刀潤斧」的，連「留白」也是這樣一種風格，十分難得。其同樣重要的一點，是她的粗中有細，——這裡所謂「粗」，是「放」的意思，但如果一味的放，會如野馬脫韁，不可收拾。你可以從她的作品看到，在適當的時候她又會勒緊馬頭——細緻勾勒。這裡看她的幾幅山水，那些小小屋舍的布置，就是「畫眼」了，是「醒神」、「醒目」的畫龍點睛。這就是黃小雯的勒馬之舉！寫畫必須如此。如果用自己的話語來說，這些勾勒的屋舍，是取平衡的做法。

黃小雯起初是跟隨林建同先生



的，後來是跟熊海習山水，她是吸收了老師的筆墨精神，然後融入自己的個性風格去，她的墨、色、筆，都是統一在自己的個人風格上。這除了在這方面的勤奮加天份外，我看有一點是十分重要的，是她的性格本來就是這樣的「無所謂」。

「無所謂」？——對，黃小雯不是刻意地追求什麼，她不是想做什麼大畫家，她的身體不怎麼好，寫畫，純粹是興趣使然，其實這也同時是對自己的一份鼓勵，欣欣然地看自己的畫作在不斷地進步，那不怎麼好的身體也同時感受到輕快，勤於寫畫，全神貫注於寫畫，這也成了她鍛鍊身體的原動力。她在無追求，無壓力，「無所謂」之下，輕快地在宣紙上馳騁奔跑。你從她的作品，可以看到這樣的一種心理狀態。

祇想跟黃小雯說一句：到了今天，是不是可以在大刀潤斧之餘，在「收拾」兩字上再多一點思考？



祇園、京都

農曆新年期間，到日本京都旅行，發覺在鬧市裡有一個地區稱為「祇園」。這裡的街道以及店鋪不少都冠以「祇園」兩字，導遊介紹時讀這兩字為「『指』園」，這個「祇」字，在這裡其實應該讀作「其」音。

能夠用「祇園」作地方名稱，其佛教意味之重可以想見。原來這裡還有一座重要的寺院——知恩院，是淨土宗在日本的發祥地，開創者是法然上人，這座「淨土總寺」現在還保育得很好，且經常舉行活動，難怪這裡佛教意味是這樣濃郁。

我們打開「金剛經」看，開首第一句便見「祇園」兩字——祇樹給孤獨園。

如果從文字的字面解，當然會有很大誤會，以為：「把祇樹送給這個孤獨園。」學習「金剛經」的都會通過注釋得到真正的了解：「給孤獨」，是一個人名，有一位長者經常接濟孤苦的人，所以他被尊稱為「給孤獨長者」。至於「祇園」兩字又從何而來？

原來，這位長者希望建立一個園地以供佛陀講經，他看中祇陀太子的花園，兩人合作完成這心願，於是，人們便把他們的名氏合起來而稱這地方為「祇樹給孤獨園」，「祇園」之名由此而來。

如果你對佛教、對古樸建築以及對一些簡約生活嚮往，我建議不妨到日本

京都走走，當然，時間許可的話，最好在這裡逗留十天八天，這裡值得一看的寺院不少。至於著名的清水寺，已成了像「黃大仙」那樣，熙攘往來的人流，像旅遊景點多於佛門道觀。清水寺最為熱鬧的地方是小山坡上那一組「求姻緣」之地，少女們誠心祈求，也有長者雙手合十、喃喃自語，大抵老人家在為自己的子孫求姻緣吧？不過，儘管此地熱鬧如旅遊景點，但還是有好些殿堂保持着嚴肅清靜，特別是看到殿上供奉地震的死難者，好讓一些有心人追思。

這些都得到寺門與旅遊兩者的「平衡」。

在京都，僅僅看到少少的旅遊熱點，也可以在熱鬧的背後帶出一些較深層的思考。

就在祇園這佛教地區，卻有一條「酒色財氣」的「花見小路」。這就是幾百年來凝聚下來的「花街傳統」，是藝妓出入之小食肆。最近讀小泉八雲的「和風之心」，兩百年前他描寫這些小店門上掛着燈籠，會寫上「舞妓」或者其他名字。今天，我到此一遊，依然看到這類似的式樣。

對於這個「菊與刀」的民族，我研究的興趣越來越大了。我依然覺得，日本是一個「極端」的民族，既有極

其「文藝」的一面，又有極凶殘的一面。在佛教濃得化不開的環境裡，又納入飲花酒的花街柳巷，這個民族充分反射出人性的矛盾。



禮佛 · 春遊 · 書畫展



新春何處去？天氣不太冷，最好是郊遊，妙法寺在屯門，儘管現在屯門也很市區了，但依然保留着好些郊區色彩，於是乎，新春期間，一車一車的遊客到來，禮佛、食齋、參觀那別具一格的園林，可說得上是新春好去處。

還有，為了增加遊寺的興緻，妙法寺還在新春期間舉辦了一個三人書畫展——廖漢和、陳青楓、郭洪球。三人各有各的風格，這平添上不少新春熱鬧。

那天周末，廖漢和與近二十位學生友人到來參觀書畫展，並同時遊園、食齋、禮佛。

僅說「廖漢和學生」這是不夠的，必須加多一句問話：「是廖漢和邊一瓣學生？」

廖兄身上有好幾把刀，書畫、詩詞歌賦之外，他還是粵劇編劇、掌板，這天到來參觀的是他的粵劇學生。

當天上午，有一位善信看中廖漢和展出的其中一副很有佛意的對聯，問辦事處同事：「可以出售嗎？」我們樂意結緣，即時售與！下午，廖漢和的一位學生也看中他寫的「隨緣」兩字，我們當然也樂得隨緣。

郭洪球寫了「如意」、「吉祥」，分別用畫框鑲起來的，有參觀者看了立即喜歡。有「如意」當然也希望「吉祥」，成雙成對才好，所以，那位善信把兩幅字一并「請」回去了。想像一下，這兩幅灑金粉紅色宣紙寫起來的字，掛放在客廳上真是雅緻可人。

通告

本寺茲訂於

農曆三月十二日至十四日

(2012年4月2日至4日) 舉辦

清明思親法會，以此功德，

冀願護法善信眾等，健在者福慧

增長，過逝者往生極樂。

界時至請

蒞臨禮佛，同結勝緣。

請儘早到本寺辦事處登記為荷

妙法書畫 周末班

三月份開始，妙法寺書畫班繼續上課。

今次作了適當調整：

為了讓學員在書畫兩方面兼收並蓄，我們決定書畫兼修，在習畫的同時也學書法；在學習書法的同時也兼習繪畫，兩者可按各人的志趣而作主次之分，也可以專注於一項。為了讓大家作更好的學習，我們決定每個星期六均上課（下午兩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），這不但提高學習熱誠，也可以讓大家早日夢想成真——真正地把握書畫的基本技法，發展個人興趣，充實生活，活得精采！

書畫兼修班以三個月為一個學習階段（共十二堂），學費六百元。

妙法通訊流通處

友生昌筆墨莊
九龍油麻地西貢街3-5號昌華商業大廈3樓

文聯莊
香港中上環永吉街29/30號恒豐大廈2樓

尖沙咀商務印書館
九龍尖沙咀美麗華酒店商場地庫

銅鑼灣商務印書館
香港銅鑼灣怡和街9號

沙田商務印書館
新界沙田新城市廣場第一期2樓252號舖

妙法寺 新界屯門藍地

石齋
九龍油麻地西貢街20號志和商業大廈9樓

集古齋
香港中環域多利皇后街9號中商大廈3樓

佐敦商務印書館
九龍佐敦道13號華豐大廈地下

康怡商務印書館
香港鰂魚涌康山道1號康怡廣場2樓

屯門商務印書館
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南翼地下2A舖